

# 追憶與永懷

## 我的父親高振庠

● 高松濤（旅美作家）

### 民國近代史的縮影

父親高振庠去世已有十五年了，我一直想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然而，始終未能如願。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子女幼小，尚在小學、初中階段，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照顧。另一方面，在海外謀生不易，為求一枝之棲，奔波勞碌，常常弄得筋疲力竭。一顆心總是定不下來。如今，隨著歲月的流逝，兒女們均已長大成人。連最小的女兒，也已從史坦福大學畢業，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讀博士了。可說是責任已了。而我自己亦步入花甲之年，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能夠有較多的時間留給自己。於是，乃下定決心，完成這篇文章，一了心願。

回顧父親的一生，可以說是一部近代民國史的縮影。同時，也顯示出我們上一代人的知識份子，為了追求報效國家，改造社會的理想，投身於大時代的洪流中，遭受到種種

挫折與無奈。父親的一生，簡單地講，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自滿清末造起，一直到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為止，前後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其間歷經：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對日抗戰以及國共內戰等驚心動魄的局面。真可說是波瀾壯闊、高潮迭起。後一個階段，則自三十八年隨政府撤退來台定居，從事教育工作，一直到民國七十一年心臟病突發去世為止，走完了漫長的一生。

### 天資聰慧穎悟異常

父親出生於民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年也就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光緒當皇帝時，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我家世代務農，傳到曾祖父時，已薄有田產，到了祖父手中，更是發揚光大，收購土地，廣置財產，已儼然成為一方之大地主與有勢力的鄉紳了。父親天資聰慧，穎悟異常，從小就表現不凡。就讀於鄰近的沙溝小學，以第一名畢業，甚為師

長所器重。乃鼓勵他前往南京，報考聞名全國的江蘇省立南京第一中學，結果，一試中的。

當時，在蘇北鄉下，能夠考上本地縣中，已屬難能可貴，而能考上南京一中，實在是十分難得。

因此，一時間，轟動鄉里，傳為佳話。與父親在江蘇省立一中先後期同學來台傑出校友有林致中（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周紹成（立法委員）、邵學銀（經濟部國貿局長、駐外大使）、邵鏡人（立法委員、大學教授、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胡健中（立法委員、報社社長）、季源溥（內政部調查局長、內政部政務次長）、張佛千（大學教授、名作家）、蕭灌恩（交通部民航副局長）、汪秀瑞（立法委員）。而後，猶有進者，南京一中四年，父親又名列前茅，以全校第一名畢業，那個年代，中學仍為舊制四年，不分初中、高中，能夠考進南京一中的，大都是江蘇一省各地優秀的學子，父親

能脫穎而出，實非易事。

記得多年前，父親的同班同學，後來曾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周鴻經伯伯，有一次來我家與父親下棋時，曾笑對我說：

「你爸爸真不簡單，不但中、英文好，數學在班上也考第一。我雖是留英的數學博士，但是，在中學時，數學總是考不過你爸爸，他經常拿一百分。」足見父親少年讀書時期，的確十分傑出。

然而，精采的尚不止於此。父親南京一中畢業後，又考上了全國最難考的北京大學。當時，北大在全國各地招生，競爭非常激烈。報考人數最多，錄取最難的就是上海考區，父親是南京一中在上海考上北大的七人中的一員。父親可說是每考必中，連戰皆捷。他這種突出的表現，不但為親友們津津樂道，就是令我們做子女的也經常引以為傲、為榮的。

### 中大第一屆畢業生

父親是民國九年進入北大預科的，二年後，即民國十一年，又進入北大本科，讀的是政治系。當時，大學的學制，是預科二年、本科四年，一共是六年；而不是後來的四年制。當時北大的校長，為全國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北大在他的領導下，成為全國學術界的重鎮。北大校風自由，兼容並包。學生們熱衷於各種政治運動，常常登高一呼，

各校隨即響應，蔚為風潮。父親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經同學的介紹，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一直到他去世為止，總共做了六十年的忠貞黨員。

那時，是軍閥割據的局面，不准許結黨、結社，查到的要捉去槍斃的。國民黨是地下黨，是「亂」黨。然而，那個年代的大學生，一腔熱血、冒險犯難、不怕死，充滿了革命的熱情。父親一面讀書，一面連絡同志，從事革命工作，毫不退卻。一直到大四那年，軍閥張作霖，誤信不實的傳言，悍然派兵進入校園，大肆捕殺北大教授、學生。一時殉難的男女同學甚多。這一血腥的屠殺，震驚了整個社會，也引起全國各界一致嚴厲的譴責，從而加速了北洋軍閥提前崩潰的命運。父親在這千鈞一髮，危急存亡之際，得同志之助，迅速逃離北京，躲過殺身之禍，這是他平生遭遇的首次重大災難。回到南方後，得老師王世杰教授之助，進入剛剛由東南大學改制為國立中央大學插班，繼續完成未竟之學業，而父親乃成為中大第一屆畢業生。

### 抗戰時遭日軍囚禁

北伐成功後，父親奉派至蘇北家鄉一帶，從事黨務活動，出任縣黨部書記長，並負責清黨工作，將潛伏在黨內的共黨份子剷除。於是，乃展開了與共產黨徒的殊死戰，而成為他們的眼中釘，非除之不可。當時，共

黨所屬的新四軍，正在蘇北的高郵、寶應、鹽城、泰縣、興化等地一帶游擊。有一次突襲，要活捉父親。父親得到情報，聞風脫逃。結果，卻使當時在中學擔任教員的三叔，無端地代兄受過，慘遭共黨殺害。父親又一次死裡逃生，但是，對於共產黨徒濫殺無辜，兇暴殘忍的真面目，有了更深一層的體認。

民國十九年，父親應地方父老的邀請，出任寶應縣立中學校長，為家鄉培育英才。寶應舊名安宜，到了唐明皇時，在這兒尋寶獲應，故改名為寶應。我的兩個姐姐，都先後在此出生。父親為大姐取名宜生，二姐取名應生，便緣於此。父親熱心教育，對學生愛護備至，在他任內，的確為國家造就了不少人才。一個最突出的實例，就是有一位應屆畢業班的學生，由於家庭突遭變故，心情惡劣，在班上與老師發生激烈衝突。本應記大過開除，後來，經父親細心調查，極力地勸解與疏通，終使該生向老師認錯道歉，而得以完成學業。後來，他考上大學，創出了一番事業。這位學生就是後來擔任過保密局副局長及國防部中將高參的李希成先生。李先生來台後，曾親至我家，向父親當面感謝老校長當年不開除的再造之恩。父親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戰軍興。父親原本與同學相約，赴英國留學深造。

然而，鑑於國難方殷，正是報效國家的時候，怎可置身事外，逃避缺席呢？乃決定留在國內，與敵人週旋。往後，國事蜩螗，日本人蠶食鯨吞，局勢一天天地對我不利。華北淪陷後，日軍更大舉南下，進逼蘇北。許多人開始逃亡，轉往後方，準備長期抗戰。父親由於子女眾多，走避不易。當日軍佔領縣城後，乃返回鄉下，組織自衛隊，晝伏夜出，開始打游擊戰。最後，終因寡不敵眾，被日軍擄獲。遭遇到他一生唯一的牢獄之災。

經過母親的不眠不休，多方奔走，變賣家產殆盡，極力營救下，終於脫險歸來。然而，被囚期間，遭日軍不人道的對待，長期關在水牢，每天只有一兩個飯糰充饑，因而身體受到極大的傷害，造成以後，百病叢生，一直無法恢復健康的慘境。

### 悲歡歲月父子相依

綜上所述，父親在北大加入國民黨，從事地下工作，險遭軍閥捕殺，回鄉清黨，又差一點為共產黨徒所殺害，最後，抗戰時更遭日軍逮捕下獄等等橫逆，都沒有動搖他的意志，使他氣餒。然而，母親的突然病逝，卻令父親傷心欲絕，痛不欲生。民國三十四年，當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舉國上下欣喜若狂，大家忙著復元的時候，母親卻因長年生活在躲避日軍的追捕，遑遑不可終日的壓力下，再加上戰時物資缺乏，營養不良

，身體早已過度透支，等到抗戰勝利，突然鬆了一口氣，卻擋不住細菌的侵襲，高燒不退。當時，傷寒病的特效藥尚未發明。父親眼睜睜看著心愛的伴侶，在短短的時間內，即撒手離他而去。這一個沉重的打擊，對父親的影響甚鉅。也因而改變了他整個的人生觀。

母親去世時，我才七歲多，尚不到八歲。兩個妹妹，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正值嗷嗷待哺之時。母親臨終前，擔心她去了之後，父親若再娶，後母進門，則兒女們可能要受苦了。乃求父親答應她，決不再娶。父親毫不猶豫，一口答應，要母親放心地去吧。母親才含笑而逝。從此，終父親一生，堅守承諾，在外婆與大姑媽的幫助下，將我們子女六人撫養成成人。父親這種堅貞不移的情操，不但使我們做子女的永遠感激，同時，也贏得了親友們的稱讚與敬重。

母親的遽逝，使父親頓失依靠。過去那種在外面全力衝刺，出生入死而無後顧之憂的豪情，已不復在。同時，勝利復員，後方大員忙著接收，貪贓枉法，各種亂象，使他痛心疾首，大失所望。對政治感到灰心。由於子女幼小，乃集中精神，將心力放在養育兒女身上，不再積極參與政事。徐蚌會戰失利，共軍積謀渡江，父親乃隨江蘇省政府從省會鎮江撤退到蘇州，在蘇州住不到一年，又因江陰要塞司令投共，共軍遂渡過長江，長驅直入。倉皇中，又從蘇州退到上海。當

時，國軍無心應戰，節節敗退。不到幾個月，上海又告失守。父親帶著我，在淪陷的前一晚，擠上最後一艘船「大江輪」，渡海來台，結束了父親在中國大陸上長達半個世紀的悲歡歲月。

回憶在那兵荒馬亂，一夕數驚的動亂年代，父親一直將我帶在身邊，隨時準備逃難。記得在三十八年，共軍渡江，情勢險惡，危急萬分。當時，大姐尚在滄聖關的江蘇省立蠶桑專科學校等待畢業考試，不克趕回，父親乃交代二姐，隨機應變，星夜帶著我踏上逃亡之路。後來，三個姐姐歷經千辛萬苦，分別先後輾轉來台，才又重聚在一堂。另外，在上海撤退前，父親又召集在臨中（即收留流亡學生讀書的臨時中學）求學的堂兄、表兄等家鄉子弟多人，將他們一起帶來台灣。現在，我們在台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弟，已多達百人以上，如果不是當年追隨父親，或是，以父親為目標，心向台灣的話，也不會有今天這個局面。這當然要感謝父親的遠見與決心。

### 忠愛國家無怨無悔

父親中年喪偶，歷經戰亂，飽嚙流離之苦，對人生早已看透，曾經一度頗為消沉。來台的最初幾年，身體欠佳，一度染病頗重，幸吉人天相，終于轉危為安。當時，來台人士眾多，謀事不易，父親幾經波折，終於謀得教職，春風化雨，以盡書生報國之責。

我與高親父的振岸

雖已不再問政事，但仍不改忠愛國家之初衷。每當有人批評政府與蔣中正總統，他還是忍不住為之爭辯不已，一直到死，還是無怨無悔。他正如同我們許許多多上一代的仁人志士，獻身革命，盡其在我，死而後已。父親晚年，常常喜歡背誦兩首詩：一首是外公張冰寫的，外公是老同盟會員，袁世凱稱帝時，遭到追捕，當年所寫的詩是：

「自由花放忽摧殘，葉葉枝枝不忍看，吾欲栽培無淨土，勸他且耐十分寒。」

父親仍寄望我們下一代，為國家多作貢獻。另一首，便是陸放翁寫的示兒：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父親最大的願望，就是追隨蔣中正總統，反攻大陸，回到故鄉去。但是，他這個願望，已永遠無法實現了。

### 無盡哀思永懷親恩

最後，更要特別追述一下，我們父子相依為命的特殊情誼，以作為本文的結束。由於我是獨子的緣故，從小便得到父母特別的照顧，有什麼好吃的，總是讓我先吃，有什麼漂亮的衣服，總是先買給我穿。雖不敢說是錦衣玉食，然而，小時候的我，確是養尊處優，得天獨厚。別人得不到的東西，父親總是千方百計地，盡力滿足我的要求。因此，也經常引起姐姐們的抗議與不平。母親去世後，父親對我的關愛，更加深了一層，到

那兒都將我帶在身邊，深怕我有所閃失。父親除了親自督促我的功課，教我如何讀書、作文外，更不時耳提面命，告訴我做人處事的道理。今天，如果我有一點點成就，或是尚有一些可取之處，都是拜父親全心栽培之賜。父親的深恩，使我終身難忘。每次回台灣上墳，看到「永懷親恩」這四個字，內心總是激盪不已。

往事又一幕幕地呈現腦海。我永遠忘不了黃浦江邊，萬頭鑽動的碼頭上，呼爹喚娘的作者父親高振岸（右）早年與友人合影。



那種悽慘的場面。多少個颱風之夜，雨暴風狂，停電下，一片漆黑，我們父子相對默默無言的情景。

父親去世已經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終覺得他並沒有離我而去，好像仍常在我左右呵護著我。今天，我寫這篇文章，除了表示我對父親無盡的哀思與永遠的懷念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我們高家下一代的子弟，能夠對他們的祖父，或是外公過去的一生，能夠有所瞭解與認識，而永誌不忘。